

四川省昭觉县人居环境与资源治理的协同发展研究

约其作体¹ 邓景¹ 王棚¹ 吕你色¹ 李渊^{1*}

(1.西昌学院, 四川 西昌 615000)

摘 要: 随着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以及乡村振兴战略持续推进, 民族地区县域治理能力的提升成为达成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点, 昭觉县身为四川省典型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域, 在改善人居环境以及资源治理方面虽说取得了初步成效, 但是调查中发现其仍存在治理机制碎片化、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公众参与不够充分等问题。文章依据协同治理理论, 运用田野调查和政策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系统梳理昭觉县治理现状, 识别问题成因, 并提出以“部门协同—资源统筹—多元参与”为核心的协同治理路径, 研究发现, 构建制度联动机制、提升项目科学性、激发社会协作活力, 是推动昭觉县达成人居环境与资源治理协同发展的关键方向。本研究寄希望为帮助昭觉区域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参考路径。

关键词: 昭觉县; 人居环境; 资源治理; 协同治理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9.1401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改良城乡人居环境以及达成资源治理现代化, 乃是当下我国高质量发展阶段里非常关键的国家战略举措, 党的二十大报告清晰地提出: “统筹城乡发展格局,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1], 《“十四五”城乡人居环境建设规划》着重指出, 需全面提高农村环境基础设施水准, 强化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加强空间治理能力以及生态环境保护^[2]。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昭觉县面临人居环境质量处于较低水平, 资源配置效率欠缺, 基础设施较为薄弱等情况, 依据《昭觉县 202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的数据, 全县常住人口有 25.6 万人, 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比达 96.7%, 县域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的覆盖率不到 40%, 城乡居民饮水安全问题依旧较为突出^[3]。在实际操作中, 依然存在政策碎片化、投入分散以及多元主体协同能力薄弱等问题, 治理效果不佳, 资源浪费现象较为严重, 这对地方生态宜居水平的提升造成了限制, 同时也影响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剖析县域层面怎样达成人居环境改善同资源治理的协同发展, 这对提升昭觉县本地的治理绩效有帮助, 还可以为其他欠发达地区探寻系统化、多元化、协同化的县域治理路径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参考经验。人居环境质量的提高与资源治理能力的提高, 能呈现出基层治理体系的完善状况, 还是达成美丽中国、宜居乡村以及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关键途径, 县域作为国家政策得以落实的基本治理单元, 是实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的关键载体。探索欠发达民族县域怎样在复杂的资源背景以及发展制约条件下实现人居环境与资源治理的协同发展, 有现实指导意义与学术研究价值。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作者简介: 丰 雷 (2002—), 男, 四川西昌人, 西昌学院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 2021 级行政管理专业本科生;
邓 景 (2005—), 女, 四川达州人, 西昌学院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 2023 级行政管理专业本科生;
王 棚 (2005—), 女, 四川简阳人, 西昌学院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 2023 级行政管理专业本科生;
吕你色 (2002—), 男, 四川木里人, 西昌学院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 2023 级行政管理专业本科生。
李 渊 (1983—), 男, 宁夏银川人, 西昌学院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 创新管理、组织及个人行为研究

通讯作者: 李 渊

国内学者宁涛在其发表的《行动者网络视角下乡村人居环境的治理——以 G 村为例》这一文献中指出,行动者网络的构建并非是乡村治理共同体得以形成的保证,其关键之处在于行动者参与以及合作行为有连续性,可凭借强化沟通机制以及进行利益协调,推动各行动者持续合作并积极参与,实现更为有效的乡村治理,契合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需求¹。杜焱强、詹昕颖在《农村人居环境何以实现异质性治理?——基于外部资源和内在动力的解释》文献里提出,依据新内生式发展理论,从“外部资源”与“内在动力”这两个维度构建了一个简要的分析框架,这对于全国各地依照自身实际情况学习应用“千万工程”经验有着现实参考意义,同时也丰富了中国情景下乡村区域异质性治理的理论内涵²。

国外学者 Bhaskar Ghosh、Md. Zunaid Farouque、Sudipta Das Gupta 选取孟加拉国作为例子,对孟加拉国 9 个主要城市的人居环境适宜性展开评估,依据合理的土地利用指数以及 UHI 指数,指出了快速且无计划的建设用地扩张以及其他土地利用变化所带来的负面后果[19]。Aysan Ahmet Faruk、Bakkar Yassine、Ul-Durar Shajara 等人凭借剖析自然资源与治理冲突之间的关联,同时对治理在自然资源管理里的作用给予评估,提出发展中国家或许需要更多的决策权、财政和人力资源、在关键资源挑战方面的领导力以及冲突解决机制[20]。

1.3 研究方法

正确的方法能使研究过程事半功倍,为探索欠发达民族县域怎样在复杂的资源背景以及发展制约条件下实现人居环境与资源治理的协同发展,本文将依据协同治理理论,运用实地调研与访谈法、文献研究法、政策分析法等相结合的方式,全面且细致地梳理昭觉县治理的实际状况,精准识别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提出围绕“部门协同—资源统筹—多元参与”核心的协同治理途径。

实地调研与访谈法是指研究者直接深入实际环境,通过观察、体验、直接参与等方式获取第一手资料的方法。本文通过深入昭觉县各个乡镇,收集了居民对地方政府关于人居环境治理现状的观点,结合居民切身体验,调查人居环境整治的问题。

文献研究法是指一种收集、分析和解释文献资料,以获取研究对象相关信息,进而解决研究对象或验证研究假设的研究方法。本文收集和整理了大量与地方政府推动人居环境与资源治理发展的相关文献,包括政策文件、政府工作报告等。通过对文献的系统梳理与分析,为论文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背景信息。

政策分析法旨在评估、设计、优化公共政策,以解决治理问题或实现特定目标。结合了多学科的理论工具,通过科学论证和实证分析,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决策依据。

1.4 概念界定与理论概述

人居环境指的是人类得以生存以及发展所依托的综合性生活空间,其中包含居住条件、基础设施、自然生态以及公共服务等诸多要素^[4],改善人居环境属于达成城乡融合发展以及提升居民生活质量的关键环节。

资源治理所指的是针对自然资源,像土地、水、能源等,进行配置、使用、保护以及监督管理的制度体系^[5],资源治理着重于效率和公平,同时也关注环境的可持续性以及社会的参与度。

协同发展所指的是在多个主体以及多个系统之间达成目标、过程以及资源的动态协调,并且实现优势互补,依靠这样的方式,最终促使整体系统的运行效率以及治理绩效得到提升^[6]。

协同治理理论主要聚焦于公共事务治理领域,该理论着重关注在这中不同主体间的协作治理情况,这些主体囊括政府、企业、公众以及社会组织等,借助制度化安排,各主体展开协作,其核心机制有共同参与^[7],即各主体都参与到治理活动之中,信息共享,意味着各主体之间可实现信息的互通有无,协商决策,也就是各方共同商议并做出决策,联合执行,即各方携手执行相关决策^[8]。这些机制适用于对治理过程里的互动关系、制度结构以及行动整合等方面进行分析。

国内学者童星等人指出,协同治理注重多元共同治理、机制嵌入以及反馈调整,已经在生态治理、区域协调、公共服务等研究领域得到广泛运用^[9],然而目前多数研究聚焦于城市区域或者省域层面,缺少对民族县域、山区基层治理实践的系统性实证剖析,本文以昭觉县作为典型个案,尝试在协同治理理论角度下,构建适合欠发达县域特点的人居环境与资源治理路径。

2 昭觉县概况和人居环境与资源治理现状

¹宁涛.行动者网络视角下乡村人居环境的治理——以 G 村为例[J].农村经济与科技,2024,35(13):46-49

²杜焱强,詹昕颖.农村人居环境何以实现异质性治理?——基于外部资源和内在动力的解释[J].公共管理学报,2024,21(04):151-165+176

2.1 昭觉县概况

昭觉县属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地处四川省西南部，它东边与美姑县、雷波县交界，南边和金阳县、布拖县、普格县相接，西边同西昌市、喜德县毗邻，北边跟越西县相连，辖区面积为 2560 平方公里，到 2023 年 9 月时，全县管辖 20 个乡镇，包含 153 个行政村、10 个社区，有 824 个农村村民小组、20 个居民小组，户籍总人口是 33.45 万人，主要分布着彝族、藏族、羌族、苗族、回族等民族，其中彝族人口所占比例为 98.53%。境内主要是山地丘陵地形，海拔处于 1600 至 3700 米之间，区域落差较大，交通条件相对比较落后¹。

昭觉县作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当中的一员，还是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在国家以及省级财政给予的支持下，这些年县域于基础设施、生态治理以及资源开发等方面有了一些初步的发展，只是由于历史遗留问题较多、人口居住较为分散、财政自主能力不强，资源配置以及环境治理基础依旧薄弱，治理面临的压力不小。

2.2 人居环境建设现状

农村生活设施正逐渐走向完善。在“厕所革命”以及“五清五改三建”等行动的带动作用之下，大部分行政村都已经完成了人居环境整治并初步达到了相关标准要求。

城乡垃圾处理体系已初步构建完成。昭觉县至少建成了 587 余处垃圾收集点，还配置了 90 辆垃圾转运车，县乡村三级垃圾收运体系初步达成了覆盖目标²，不过部分边远山区道路通行险阻，垃圾清运成本较高且频次较低，仍存在垃圾堆积以及露天焚烧等现象。

污水处理能力方面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之处。全县范围内污水集中处理设施一共有 6 座，这些设施主要集中在县城以及大中型乡镇区域，其总的处理能力大概是 5500 吨/日，然而昭觉县的村落分布呈现出零散的状态，一直到 2024 年 6 月的时候，农村集中污水处理的覆盖比率只有 38%³。大多数村民生活产生的污水还是凭借排水沟、明渠直接排放到自然环境当中。

2.3 资源治理现状

昭觉县自然资源的开放现状呈现出多方面特点，其土地总面积为 25.6 万公顷，然而其中耕地面积所占比例仅为 17.3%，草地与林地两者合计的比例超过了 81%⁴，由于受到地形的限制，大量土地难以实现规模化开发，零碎化的现象十分突出，城镇扩展与土地整治之间出现了冲突，土地利用方面缺乏统筹协调。县域内主要的水系包含昭觉河、青岗坪河等，不过水资源在空间上的分布并不均匀，西北部地区水源匮乏，多数农户依靠集雨水窖或者山泉引水系统进行灌溉，依据《昭觉县“十四五”水资源保障规划》，人均可利用的水资源量仅仅是全省平均水平的 65%^[10]，全县以电力作为主导能源，占比达到了 92.3%，但是高海拔的偏远村落仍然存在季节性用电紧张的问题。光伏、风能等新能源虽然有进行试点建设，不过总体规模较小、覆盖范围有限，还没有形成清洁能源补充系统，在资源开发过程中，存在“重建设、轻管理”以及“重投入、轻运营”的倾向，部分水利项目建设完成后运行效率不高，缺少科学评估以及后期监管，开发活动与生态红线区管理的衔接并不顺畅，存在潜在的生态风险。

部门治理结构的实际状况。昭觉县目前主要依靠县政府的相关职能部门来推动人居环境以及资源治理工作，具体涉及住建、生态环境、水利、农业农村、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然而各部门的职责界限并不清晰，部门之间缺少信息共享，工作内容出现了交叉和遗漏的情况，虽说昭觉县部分乡镇和村委会设立了“环境治理理事会”或者“资源监督小组”，但人员的专业化水平较低、参与机制不完善、激励手段较为单一，多数村民对于环境治理的理解仅停留在“政府工程”这一层面，缺乏长期参与的意愿，很难有效地组织村民广泛参与其中。

3 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3.1 治理机制碎片化，信息共享不畅通

昭觉县目前于人居环境以及资源治理方面，主要依靠县政府职能部门来加以推进，尽管已经设立了县级层面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领导小组”，然而在实际开展相关操作的时候，部门之间职责出现交叉状况，信息共享并不顺畅，资源整合能力较弱这些问题十分突出。

¹ 数据源自昭觉县政府办 http://www.zhaojue.gov.cn/zjzj_5770/zjgk_5771/202405/t20240516_2677134.html

² 数据源自凉山日报 https://www.lsz.gov.cn/jrls/xsdt/202404/t20240410_2662070.html

³ 数据来源污水处理工程网 <https://www.dowater.com/zhaojue/2024-12-03/7082483.asp>

⁴ 数据来源昭觉县人民政 http://www.zhaojue.gov.cn/zjzj_5770/zjgk_5771/gk_5772/202501/t20250123_2789286.html

从上表可明显看出,多个部门存在职责交叉的情况,信息平台较为分散,并且缺少统一联动协调机制,致使资源投入呈现碎片化,治理行动效率不高,就拿生活污水治理来说,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是由住建部门来牵头负责的,排水系统的维护则归水务部门管,环保部门承担的是监督职能。

表 1 昭觉县人居环境治理主要职能部门及职责分工示意图¹

部门名称	主要职责	存在问题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垃圾转运体系	缺乏与排水、环保部门的信息联动
水务局	排水系统、饮水安全管理	与污水处理脱节
生态环境局	污染监测与环境执法监督	与住建、水务协作机制缺失
农业农村局	村庄清洁行动、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缺乏统一调度,任务重复

因为缺少统一的协调平台以及信息共享机制,使得管网设计和处理能力出现脱节,部分新建的污水处理站由于配套管网滞后,导致建成后却无法投入使用,像东拉某村的污水站建成两年了仍未正式运行,结果使得周边河道污染没有减轻,反而有所增加^[12],从协同治理理论方面来讲,这种信息隔绝以及职能割裂的治理结构,削弱了政府间“联合执行”与“协商决策”的制度基础,很难形成制度化、稳定化的跨部门合作网络,这会导致各部门在对资源进行治理时候,由于信息沟通不畅导致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不足,进而影响人居环境的治理进度与效果。

3.2 资源配置效率低,项目规划与现实脱节

尽管近些年来昭觉县在人居环境以及基础设施方面投入了不少资金,然而资源配置不均衡、项目分布不太合理、土地利用效率比较低等一系列问题依旧较为突出。

问题的根源在于资源配置决策前期缺少协商,对项目的考察也不够充分,无法形成“以用促建、用建结合”这种动态治理逻辑,在 2024 年的时候,全县主要实施了 2 个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项目,总投资约 5000 万元,然而有大约 23% 的项目在建成之后长期处于闲置状态,其中大部分是边远乡村的垃圾收集站以及分散式厕所改造设施²。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前期缺乏科学的需求评估以及多部门协同决策,使得项目选址和村落实地需求出现脱节,在土地利用方面,县城以及周边乡镇的建设用地增长速度较快,而部分可耕地却因为撂荒而被长期闲置,这会导致各部门对资源的开发缺乏科学性,开发过后因缺乏维护和应用而产生浪费,对人居环境可能造成环境、村貌的破坏等不良影响。

3.3 多元协同机制缺位,公众与企业参与不足

在昭觉县开展人居环境与资源治理工作时,主要采用的模式是依靠政府财政投入以及行政主导,然而企业、社会组织、公众等非政府主体的参与程度一般较低,协同治理的基础较为薄弱,从企业层面来看,在 2024 年的时候,通过实地调研得出昭觉县在岗的环保类企业仅仅只有 6 家,从业人员的总数加起来还不足 60 人,这种情况很难契合市场化治理的基本需求。

一方面需要指出的是,企业在参与公共事务方面存在意愿不足的情况,就拿垃圾处理这一领域来说,在昭觉县,除了县城之外,基本上没有从事市场化垃圾处理运营的企业,农村地区的垃圾清运任务,大多是由乡镇政府雇佣人员来完成的,并且缺乏规范化的管理机制以及市场竞争所应有的效率^[13]。另一方面是公众参与机制形式化的问题较为突出,尽管部分村庄设置了“村民环境理事会”这一机构,然而多数情况下该理事会仅仅是徒具形式,会议召开并无固定规律,村民实际上难以拥有真正的话语权,根据调查结果,在针对 12 个典型村庄

¹ 数据整理自昭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机构职能专栏)

http://www.zhaojue.gov.cn/xxgk/zdxxgk_34509/rsxx/zfbm_35609/ghjshzfbzj_6738/bmxx_6739/202106/t20210602_1926109.html

凉山州水务局官网

http://www.zhaojue.gov.cn/xxgk/zdxxgk_34509/rsxx/zfbm_35609/swj_6753/bmxx_6754/202003/t20200320_1545698.html

凉山州生态环境局

http://www.zhaojue.gov.cn/xxgk/zdxxgk_34509/rsxx/zfbm_35609/hbj_6700/bmxx_6701/201906/t20190612_1131685.html

昭觉县人民政府农业农村局专栏

http://www.zhaojue.gov.cn/xxgk/zdxxgk_34509/rsxx/zfbm_35609/nmj_6747/bmxx_6748/201905/t20190520_997222.html

² 数据来自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https://www.ggzy.gov.cn/information/html/b/510000/0101/202410/31/00513c58b830bca04e9998e4e17ad65acdb1.shtml>

数据来自昭觉县农业农村局 http://www.zhaojue.gov.cn/xxgk/zc/Xzcwj/202503/t20250310_2804256.html

展开的访谈活动中,高达 78%的村民表示对村内人居环境治理的具体项目以及资金用途并不清楚^[1],这充分反映出公众在治理进程中,无论是信息获取途径还是表达机制方面,均存在着一定的障碍。依据协同治理理论来分析,既是人居环境与资源治理两方面的协同治理,也是政府部门和非政府组织共同的协同治理,仅靠政府部门,隔绝非政府组织,无论是信息获取上还是有效治理上,都会影响治理效果与治理的高效性。

表 2 村民对人居环境项目参与认知情况调查¹

问题	回答比例
知道村内当前环境治理项目内容	22%
不知道资金从何而来/如何使用	78%
参与过村庄治理相关会议/意见征集活动	19%
认为政府应主导所有治理事务,不需群众参与	63%

4 构建协同治理的县域治理路径

昭觉县在开展人居环境与资源治理工作时,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比如政府内部机制协同不够充分,项目资源配置效率较低,多元参与结构有所缺失等,而这些问题深层次的根源在于协同治理机制未能有效建立起来,协同治理理论着重强调制度联通、多元协作、资源整合以及反馈调节等方面^[14]。应当以协同治理理念作为导向,从组织架构、资源流程、主体动员等多个方面同时发力,对县域治理体系进行重塑,以此实现人居环境与资源治理的统筹协同发展。

4.1 完善组织协调机制,推动政府内部高效协同

昭觉县目前所采用的治理模式是以政府部门作为核心的,然而各部门之间却存在着职责交叉的情况,规划方面也多有重复,数据也处于隔断状态,这些状况成为了治理碎片化现象产生的主要根源,应当优先去完善县层级面那种“纵向统筹加上横向协同”的治理结构,建立起统一且高效同时稳定的协调机制。

构建“县级协同治理联席会议机制”。提议由县政府主导设立“人居环境与资源治理联席会议制度”,把住建、生态环境、水务、农业农村、自然资源等相关部门纳入该制度体系,形成固定的议题制度,借助制度化以及例会化的方式,达成在规划审批之前进行统一协商,在项目执行过程中,明确任务分工,在执行之后,同步开展责任追踪与信息反馈。每一个季度举行一次联席会议,并且设立日常秘书处作为协调机构,用常态协作取代临时联合,达成协同治理的制度嵌入。

建设县级数字化的“多维协同治理平台”。这一平台可借助“智慧昭觉”的系统架构,对自然资源利用、工程项目以及污水垃圾设施等治理要素加以整合,搭建起一体化数字平台,该平台有四方面功能,其一,不同部门可共享空间、规划、人口、资源等各类数据,其二,可统一项目信息录入、推进以及验收进度的管理工作,其三,借助数据的动态更新,达成跨部门信息的实时联通,其四,此平台可充当联席会议的“数字中枢”,强化数据支撑决策的能力^[15]。

推行一种以协同绩效为导向的考核机制。昭觉县政府可将跨部门协同所取得的成效纳入年度绩效考核范畴,像规划有没有凭借联席会议审议,数据有没有完成共享上传等情况都在考核范围内,并且要设置“协同治理绩效”加分项目,以此建立起治理联动的激励机制。

4.2 提升资源配置科学性与项目统筹效率

依据前文的分析可知道,昭觉县存在着项目“建而不用”、“分散重复”以及“设施闲置”等资源错配的问题,其原因是项目配置缺少科学依据、协商流程以及运营统筹,因此昭觉县政府要从“项目前一中一后”的全链条着手,提高资源配置的系统性和效益性,实施“前期协商+多方论证”的机制。在项目前期,设立三个环节,先是村级民意征集环节,凭借“村民议事会”或者走访调查的方式收集村庄的实际需求,接着是专业技术评估环节,由第三方机构或者规划设计单位评估项目的可行性,最后是跨部门联合审核环节,项目需要经过联席会议统一审核备案,如此可避免脱离实际情况,提升项目的精准性以及公众满意度^[16]。构建“项目+运维”一体化的管理体系,在项目建设过程中,要同时制定设施后期的运行维护方案,覆盖明确谁负责日常运营、资金怎样持续保障、故障如何快速响应等内容,对于难以由政府独立运维的项目,比如偏远乡镇的垃圾清运项目,可凭借“政府+合作社+村集体”三方机制进行外包运行。优化土地与空间资源统筹机制,建立项目落地“用地审批绿色通道”机制,提高土地使用效率,防止新增项目出现重复用地、冲突开发的情况^[17]。

¹ 数据来源昭觉县发改局 2023 年村级治理满意度访谈内部资料

4.3 构建多元协作格局，激发社会共治活力

昭觉县目前所采用的治理模式对财政以及行政推动存在着高度的依赖情况，村民、企业以及社会组织的参与程度相对较低，如此一来很难构建起有可持续性的治理生态，可以尝试从以下一些方面入手，去推动多元主体参与朝着制度化以及常态化的方向进行建设。

促使村级公众参与机制实现制度化。凭借现有的“村民议事会”以及“五户联保”等机制，促使以下方面达成制度化：其一，村庄每隔半年举行一次“公共事务协商大会”，针对村庄建设以及治理重点展开民众协商，其二，村级设置“环境信息公开栏”，用以公示项目预算、建设内容以及责任单位，其三，构建村民代表监督机制，针对项目的推进状况实施动态监督反馈，强化民众对于治理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18]。

着手构建企业以及社会组织参与激励机制。制定《昭觉县鼓励企业参与乡村治理若干意见》，对于参与人居环境提升、资源治理项目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信用加分等方面政策，鼓励有能力的社会组织承接村级环境教育、垃圾分类培训、生态监测等相关项目，推动县域企业与村级治理形成“结对共建机制”，构建本地企业反哺机制。

积极促进协同治理能力建设以及文化认同重建工作。有计划地安排乡镇干部、村组长以及群众骨干等人员参与“协同治理能力培训班”，以此提升他们在统筹协调、资源整合、群众动员等治理能力，同时结合彝族文化里的“合寨共建”“议事传统”等内容，塑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文化认同基础，形成治理共同体意识。

表 3 构建昭觉县协同治理路径的总体逻辑

问题对应	协同治理路径	实施主体	理论支撑要素
治理机制碎片化	联席会议+数字平台+绩效联动	县政府及职能部门	制度协同、信息共享
项目脱节与资源浪费	多方协商+运维联动+空间统筹	政府+专家+第三方	协商决策、行动协调
多元参与机制薄弱	村民议事+企业激励+能力建设	村集体+企业+群众	共同参与、互信网络

借助上述路径设计，回应了昭觉县治理实践里较为突出的短板之处，并且把协同治理理论当中的核心机制给予具体化以及地方化，为民族县域治理供给了可推广的路径模板。

结语

本文将四川省昭觉县当作研究对象，依据协同治理理论，全面剖析了其在人居环境与资源治理方面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协同发展的路径，经过实地调研和对文献资料的分析，发现昭觉县在人居环境整治以及资源治理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基础设施渐渐完善，部分生态治理项目有了初步成效，然而整体治理依旧存在制度碎片化、项目资源错配、公众和企业参与度低等问题。问题的根源在于缺少协同治理体系，政府各部门协作欠佳，信息不通畅，项目规划与实际需求不符，资源浪费现象严重，公众参与机制不完善，治理合力欠缺，影响了整体成效的可持续性，协同治理理论可为县域复杂治理提供有效的路径，借助搭建“组织统筹—资源整合—多元协作”的治理框架，提出联席会议制度、项目运维联动、公众参与平台等对策，有现实可行性和推广价值。

本项研究目前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在未来开展研究工作时，可以拓展到不同类型的县域展开横向对比，并且结合量化模型来对协同机制评估给予优化，以此来丰富协同治理理论在县域环境治理方面的应用深度，达成人居环境与资源治理的协同发展，乃是昭觉县推进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路径，对于西部民族地区的基层治理同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2022-10-16)[2025-05-05]
-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十四五”城乡人居环境建设规划[R].北京:国家发展改革委农村经济司,2021
- [3] 昭觉县统计局昭觉县 202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R].昭觉:昭觉县人民政府,2023
- [4] 刘先省,李虹.中国人居环境发展报告[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20

- [5] Ostrom E.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6] 张可云. 协同发展: 区域协调发展新范式[J]. 经济地理, 2015, 35(9): 1-6
- [7] Ansell C, Gash A.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 theory and practice[J].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2007, 18(4): 543-571
- [8] Emerson K, Nabatchi T, Balogh S. An integrative framework for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J].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2012, 22(1): 1-29
- [9] 童星, 施建军. 协同治理视角下生态环境治理的理论逻辑与制度演化[J]. 中国行政管理, 2021(7): 18-24
- [10] 昭觉县水利局. 昭觉县“十四五”水资源保障规划[R]. 昭觉: 昭觉县人民政府, 2021
- [11] 昭觉县发展改革局. 昭觉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评估与问题台账汇编[R]. 昭觉: 昭觉县发改局, 2023
- [12] 昭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昭觉县人居环境建设项目运行效果评估报告[R]. 昭觉: 昭觉县住建局, 2023
- [13] 昭觉县农业农村局. 昭觉县村庄清洁行动第三方绩效评估报告[R]. 昭觉: 昭觉县农办, 2023
- [14] Emerson K, Nabatchi T.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regimes[M].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15
- [15] 李文龙, 王洪涛. 数字技术在县域乡村治理协同中的应用研究[J]. 农业经济, 2022(11): 45-48
- [16] 罗灿, 李晶. 基于协同治理理论的农村人居环境治理路径优化研究[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21, 42(8): 200-207
- [17] 昭觉县自然资源局. 昭觉县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成果汇编[R]. 昭觉: 昭觉县自然资源局, 2022
- [18] 张志学, 吴涛. 协同治理视角下农村公共事务多元参与机制构建[J]. 行政管理改革, 2021(6): 83-89
- [19] Ghosh B, Farouque Z M, Gupta D S. Human settlement suitability in major cities of Bangladesh: A remote sensing-based grey relational analysis [J].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Climatology, 2025, 156(5): 248-248
- [20] Faruk A A, Yassine B, Shajara U, et al. Natural resources governance and conflicts: Retrospective analysis [J]. Resources Policy, 2023, 85(PA)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of Human Settlements and Resource Governance in Zhaojue County, Sichuan Province

Yueqi Zuoti¹, Jing Deng¹, Peng Wang¹, Lu Yise¹, Li Yuan^{1*}

¹ Xichang University, Xichang, Sichuan 61500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ongoing advancemen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enhancing county-level governance capacity in ethnic regions has become essential for achieving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Zhaojue County, a representative ethnic minority area in Sichuan Province, has made preliminary progress in improving living environments and managing resources. However, field research reveals persistent issues such as fragmented governance mechanisms, low efficiency in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insufficient public participation. Guided by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theory, this study adopts a mixed approach combining fieldwork and policy analysis to systematically review the current governance status of Zhaojue County, identify root causes of the problems, and propose a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pathway centered on "departmental coordination, resource integration, and multi-actor participation." The study finds that establishing institutional linkage mechanisms, enhancing the scientific basis of projects, and stimulating social collaboration are key to achieving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n human settlements and resource governance. This research aims to provide practical guidance for advancing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in Zhaojue County.

Keywords: Zhaojue County; Human Settlements; Resource Governanc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